



吴清缘  
1992生，现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，大二。从事小说和随笔创作。

## 时代在召唤

■文 | 吴清缘

年初二吃年夜饭，小姨和姑姑聊天，言谈之间聊到了微博，这使我十分错愕。我试探性地问小姨：“你有微博那你有人人吗，有空我加你一下。”小姨露出了厌恶的表情：“人人啊，我没有，人人网太可怕了……”

我能理解小姨的心情，作为一个80后的白领，她认为人人上的信息有些狗屁倒灶并且不堪入目。虽然我觉得微博和人人其实是一丘之貉，没有贵贱之分，如果硬是要有格调的区分，那只能与你所加的好友或者关注的人群有关。

我不知道小姨的“可怕”能不能被视为一个90后和一个80后之间的代沟，但是社交网络的出现的的确分隔了两代人，或者更广义地说，是信息的流速区分了这个时代。

我觉得在今天，如果有60后或者70后的长辈批评我平时不看报我是不认同的，我会告诉他我玩3分钟手机所得到的资讯总和就能比你整版报纸都多，那种140字以内的微博新闻我一分钟可以看十条，而你才刚刚读完一篇臭豆腐大小的文章。

同学聚会最尴尬的状况，莫过于所有人都在玩手机，于是聚会的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这是这一代人的习惯：一旦当外界的刺激点燃了身心的乐趣，于是就向手机寻求生命的趣味。而在十年前，谁会想到，原来整个世界都能被一个屏幕所承载。
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我们这代人是十分早熟的一代，信息太多，流速太快，以一种十分流氓的方式扑面而来。有一次看到一篇时政评论文章，感觉作者笔力甚好，于是查看了楼主的个人资料，出生年月显示是1996年的，顿时自惭形秽。当然我指的不仅仅局限于思想，曾经的小学校花标榜自己去了多少家夜店，这同样可以看作是早熟的一种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知道的太多了。

这一代人也是晚熟的。撇开由于独生子女、溺爱等导致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，我们是普遍缺乏深度的一代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短平快，我们甚至失去了读完一篇超过三页的文章的耐心。这一代人知道的很多，但那不过是在信息洪流下的一种涉猎，未曾深入，即戛然而止。

这绝不是一种良好的状态，因为生活不是段子，它需要被精细地品尝，而不是浅尝即止的消遣。

信息的流速区分了时代，这种区分同样渗透进写作，这个加速的时代使写作者压力很大。每天有那么多文字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是精华还是渣滓，都在为人所阅读，于是发现我写的东西，存在感弱得无法与一个屁相提并论。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事实，很多人如此卖力地敲打着键盘，最终只是将文档存进了自己的U盘。

这个世界的速度已经快到爆表，所以很多时候人们更乐意看的是简洁明快的情节，而不是大段大段的描写和铺陈，所以私下以为如果一个写作者想提升存在感，情节是王道，语言则以干练为妙。这是一个拼速度的年代，无欲无求品评文字的读者越来越少，所以文字的速度感，很多时候是赚取读者数量的砝码。

当然这只是手段之一。这里要强调一下我的措词，我指的是一个写作者提升存在感的做法，并不是写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法则。有时候，这种做法是对时代的一种妥协。

写这篇文章并不想标榜什么，更没有批评当下的意图，只是随手拾起一些事实，然后拼凑出一些感悟，这种拾起和拼凑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。

最后解释一下标题。《时代在召唤》是我中学时代广播体操的名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喜感的名字。时代像召唤BOSS一样召唤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不负众望，当大家被召唤出来的时候，务必摆好POSE，牛逼闪闪。



## 90后，标签自己

无论60后、70后、80后如何评价90后，毫无疑问，属于90后的时代即将到来。与其旁观，记录甚至标签这些少年，不如看看，他们是如何思考90后这个被“标签”的符号。

### 我的路，我们的路

■文 | 王子潇

我是王子潇，上师大附中高三党，“90后”。如今都流行用标签来标识自己，我不妨给自己贴上几个来让大伙了解了解我，以及我们。

90后。第一个标签必然要这么贴，一来我确实是90年代出生，二来我是有个性的人。我把这种个性视为文化碰撞的产物，有好有坏。

独立电影人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自个儿拍拍短片。很幸运，宽松的家庭环境使我这个爱好几乎没遭到过反对。我习惯了自己观察、自己记录、自己讲述。我把“独立电影”看成是一种信念，与“独立电影人”的灵魂紧密相连，而且，这种信念是可以传递的。按照我的打算，希望大学期间能走到西部去体验，把感悟用电影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并传递出去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加上电影，在现在的我看来，能实现这些梦想，这辈子就圆满了。

有理想。我的理想可参照上一条标签，至少目前还没人跟我指出“你这也太不现实”，所以我认为还是比较有戏的。

幸运。我读高三，填报志愿的日子也近了，这也是教室里司空见惯的话题。但和前辈们那个“父母说了算”的时代比起来，要自由得多了。同学大多也有自己的想法，更可喜的是父母们会和他们站在同一边，而不会以长辈姿态对当今行业作出一番判断和预言。父母们接受了我们的“叛逆”，我们真的幸运。

不解释。我比较喜欢和同龄人相处，和长辈们相处多少会有些不自在。夸张一点，我就用“非暴力，不合作”来形容自己。“非暴力”是我个人的性格，“不合作”则是90后的共性。但“不合作”并不等于说90后没有团队合作精神，而是说，我们不会轻易认同其他人的观点，被他人牵着鼻子走。前辈们为“控制欲”在90后身上常常失效而费解，但90后走自己的路不需要解释。

不追随。90后已渐渐开始独立思考，这在参加过的中学生论坛上我都能感受到，包括我曾经拍摄过的那些个人、群体。不追随是90圈子的时尚。90后的价值观由依附走向独立，同龄人中我也接触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犀利之人。

关于爱情。曾经和一位同学聊起他的爱情故事，我发现虽然他不过18岁，对爱情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。我想这大概是不少90后早恋情侣如此执著的原因，他们确实懂得互相理解和支持，他们从来不认可能把恋爱视为游戏这么简单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家长老师基本不会棒打鸳鸯，只要不影响学业，他们都不反对，我清楚记得高二数学课上老师对她不反对早恋的立场侃侃而谈。

属于90后的时代很快就来临。我想看到的是，社会不会把我们这帮年轻人的棱角越磨越平，而是越磨越锋利。与其被磨平再后悔，不如干脆撞个头破血流，“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”。



王子潇  
1993年生，祖籍河南洛阳，现定居上海，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附中，高三。曾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动画节“小白杨奖”一等奖。现参与INSIDE 90项目，拍摄了短片《我的路》，讲述90后心路历程。